

39.12

克拉玛依文史资料选辑

86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克拉玛依
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7.

目 录

为发展新疆石油工业而献身……………张 毅 (1)

克拉玛依油田调整会战

恢复油田青春的会战……………曹进奎 (14)

一区油田调整会战的一些情况……………郑伦叙 (26)

关于克拉玛依油田研究工作一些情况的回忆…谢知义 (32)

三区革命时期的独山子油矿

三区革命时期的独山子油矿……………哈比都拉 (36)

独山子——新疆石油工业的发祥地……………阿力尤夫 (41)

新疆石油工业史料

抗日战争前后独山子油矿的兴衰……………王连芳 (44)

为发展新疆的石油工业而献身

张 毅

在独山子——

我是一名钻工，各民族师傅是我的朋友，井场是我的第二学校。

新疆的石油工业是解放以后，从一九五一年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的。解放前，盛世才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曾搞到一万多吨油。解放后，我国和苏联合营成立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这才使新疆的石油工业走上了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新疆石油工业建设的。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我到乌鲁木齐，九月十二日到了独山子，十八日就在独山子23号井上了零点班。从此，我就开始了石油生涯。

我们大学毕业后，在分配工作之前到北京集训了半个多月。在这半个多月中，朱德总司令、蔡畅、薄一波、安子文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向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建设情况，号召和鼓励我们参加边疆建设。好儿女志在四方。那时，我们从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艰苦不艰苦，在填毕业分配工作登记表时，我们班里头，第一志愿全部是新疆，第二志愿是玉门，第三志愿是服从分配，没有人填留校，大家都诚心诚意地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最艰苦的工作。

按着苏联人的制度，大学毕业后必须先当工人。我们来到独山子后也就先从钻工干起。本来我们是准备干采油的。后来中苏石油公司的中方干部处长黎岚同志说钻井缺人，我们也就高高兴兴地搞起钻井来。当时苏联人来中国搞合营，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那是国际主义的。他们第一是帮助中国发展石油工业，第二是培养人。那时苏联专家专门有人负责培养我们，哪一个负责培养哪一个，都是作了计划，打成文件的。当时由于我国石油技术力量薄弱，钻井队的主要岗位如司钻、主任柴油机工，甚至副司钻都由苏联人担任。他们纪律严明，责任心强。钻井技师是井队唯一的领导，没有上下班制度，二十四小时全面负责，还常常在夜间查岗，坐着嘎斯51，从你看不见的山沟里来，凡是查出来问题都要严肃处理。有个苏联司钻工作不听指挥，马上停止了的工作，让他到泥火山挖泥巴去了。那时还规定，迟到五分钟不给考勤。当时车辆少，我们都是步行上班，不管是三里五里，都靠两脚走着去。我们除了上班之外，还在党、团、工会里担任着各种职务，有不少社会工作要做。在严冬季节晚上害怕迟到，就穿上毡筒、皮大衣到井上去睡。防喷器手轮下是我们经常睡觉的地方。因为交接班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检查防喷器，这样醒不来时大家可以把你叫起来，不至于迟到。在防喷器手轮下睡觉是很难受的，零下三十多度，皮大衣很短，盖不住全身，我们只能当“团长”，当“蜗牛”，醒来后腰酸脖子痛。当时领导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初到钻井队时，钻台都不让我们上，每天都是让我们在泥浆槽捞沙子，接钻杆接头（当时没有管子站烘装接头），擦洗机器，加黄油，“划船”。“划船”就是搅拌加了重晶石的泥浆。为

了使加了重晶石的泥浆不沉淀，苏联技师就让我们用象浆一样的木棒不停的在泥浆池里搅拌，这活很累，我们叫它“划船”。对于不让我们上钻台，我们有点想不通，有埋怨情绪：念了十六年书，中国名牌大学毕业，连钻台都不让上，整天地捞沙子、“划船”、加黄油、当苦力。学了高等数学有什么用？这里连个加号都用不上。当然，这只能是一点情绪，在行动上，一切按着党的要求办，一切按照组织的安排干，这是坚定不移的。上级对我们的考核是经常的、严格的。有一次，技师突然间把我叫到跟前，把检来的几节废链条啪地一声往地下一摔，让我一节一节地对起来。这活儿不算复杂，但你要是不亲自干一下，也是不行的。

那时候工作繁重，生活艰苦。当时三班倒是六天一倒，睡不好，吃不好。井队上没有吃中午饭的制度，上班八小时从开始顶到底，饿了没办法，渴了喝冷水。井队上没有开水，连苏联专家在内，全部喝冷水。下了班哪里有汽车送你？全是走。有时能扒上水车、拖拉机就算运气好。拖拉机开动起来土很大，我们站在挂钩那地方尽吃土，下来后都变成了黄土人。但就是这样，我们也很高兴。下班后，我们都很累，再走个三里五里，那个滋味是不好受的。有一次，我们扒上了一部铁槽子车，还让恶作剧的司机象倒垃圾一样的把我们倾槽卸下来，身上脏得不能提。我们在天津上学时，是穷的不能再穷的学生了，偶然进个城回不来时，到小饭馆里吃一顿饭，吃最便宜的炒饼。在小饭馆里吃饭的人一般都是社会下层人，有的是搬运工，有的是蹬三轮的，他们衣服脏，手脏，冬天冻的鼻涕横流，到处乱甩。我看到这些，恶心地吃不下饭。可是现在我们也是这样脏，浑身上下全是油泥，手象锉

刀一样。碰到接链条，手上还经常刺上铁刺儿，洗也洗不掉。下了班赶到食堂饿得连手都顾不得洗，拿上就吃。吃列巴（面包）看不出来，吃馒头一抓五个黑印子。冬天里也是冻的鼻涕横流，手一抹，满脸黑，照样吃饭。这时我感到天津小饭馆里的搬运工、蹬三轮的也似乎不那么脏了。

独山子的冬天，天气非常冷。再刮点风，飘点雪，钻台上冷得站不住人。正常钻进时，钻工们有的到后台去，有的到泵房去，到暖和的地方躲一会儿。可是我当了司钻，得要扶着刹把子，特别到晚上，周围是山，只有单调的钻机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风吹的象刀子一样，穿着毡筒还是把脚冻得不行。后来想了个办法，把蒸汽管盘成一盘，把冒气的管头插到钻台底下，脚站在蒸气盘管上才好一些。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工人阶级的伟大。我国当时还是四亿五千万人，那时都在温暖的屋子里酣睡，而我们在荒无人烟的边疆戈壁上，夜以继日地顶风冒雪的工作还不感到一点苦，感到当一名钻井工人确实很伟大，很了不起。

工人是高尚的，纯洁的。当时在独山子汉族同志非常少。我刚到钻井队时，我们班只有我一个汉族。那时中苏石油公司有两千多名职工，其中三分之一是苏联人，三分之二是新疆本地的各少数民族职工，汉族同志寥寥无几。当时听报告都是维语的，工会开会前唱歌也都是维语歌曲。但是，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维吾尔族同志，团结得都很好。解放以后，新疆的石油工业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是靠三条。一是党的领导。当时是新疆分局，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党委，具体领导就是张英明同志。新疆分局和张英明同志直接领导新疆石油公司；二是中苏友好政策，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三是民

族团结。和我在一个井队工作的师傅们都对我非常好，象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工作、生活，耐心地教授我技术。危险的工作，重的、脏的工作他们都抢着干。我到钻井队碰到很多师傅，象现在的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副局长阿尤甫，原来钻井处党委副书记司马义。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在工人中生活，使我亲身感触到了阶级的温暖，使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阶级感情，什么是阶级友爱，什么叫工人阶级，什么是阶级兄弟。直到现在，和我在一块劳动过的工人师傅见到我都亲热的很，没有一个叫“张书记”“张局长”的，还是“恰一”、“恰一”（张毅、张毅），“恰一、你好”（张毅，你好）。而且他们有什么事也都愿意来找我。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把我搞到三厂“批判”时，中午没有地方吃饭，还是曾和我在一个井队劳动过的民族工人把我拉到民族食堂，给我买了一只羊头和两个油饼，端来一碗茶，让我好好吃。他还说：“恰一，吃，好好吃，别管他，吃饱肚子闹革命。”我望着这焦黄焦黄的油饼，望着这碗热气腾腾的茶水，心里顿觉暖烘烘的。工人，什么是工人？这就是工人。什么是阶级友爱？这就是阶级友爱，我永远不会忘记曾和我在一起工作过的各族工人同志们。

独山子这段生活，特别是当钻工的这段生活，对于我是终生难忘的。因为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更为重要的第二大学。这段生活，使我思想感情上起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之所在。这段生活，也使我在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在大学里学得很高深，到井队一看很简单，但一干起来就不会，干不了。在生产上，特别是钻井，随时都会出现复杂情况。这些在书本上、在学校里是根本学

不到的。这些知识只有亲自参加实践才能获得。我感到，在学校里学了几年，实际上只是打了个基础，至于有没有作为，这主要看你在实践中继续学习的结果。知识分子尽管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你要干点啥，你就必须和劳动人民相结合。不注意这一点，关起门来在室内搞点纯理论性的研究倒可以，讲课也可以。但在现场和工人一起搞生产就不行，因为你不知道工人的疾苦，你就会脱离群众。因为你不知道干每一项工作都不是那么简单，你就会脱离实际。

在克拉玛依——

**艰苦创业、勒紧裤带的精神激奋人心；撒大网、捕大鱼
方针正确，打开了油田的大门；极“左”影响教训深刻；
发展新疆石油工业信心百倍。**

我第一次到克拉玛依来，是克一号井刚开钻的时候。那时我是独山子矿务局生产技术科长。到克拉玛依来，一是检查一号井的工作，二是跟着地质家到小西湖、土孜马扎沟看露头。第二次是处理二号井井喷事故。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号井发生井喷时，我正在北京开会。我回来后，二号井虽然已经装上了防喷器控制井口，但还在喷水、喷气。回来的第三天我就和一位苏联专家来到了克拉玛依负责二次处理事故，恢复正常钻进。在这次处理事故中，使我差点第四次“牺牲”。我参加石油工业以来，先后四次“死里逃生”，这是第四次。在处理二号井被冻死的立管时，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下来了，搞的疲惫不堪。在第三天早晨时，马骥祥处长派车把我接到木板房里，喝了一点西凤酒，吃了两块列巴和马肠子。

休息一会儿上去时，正遇上苏联专家米哈罗夫在那里搞立管。他拿撬杠在那里撬，撬着撬着，把立管上边的固定卡子别断了。我正好喝了酒上来，头还有点发晕（因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刚上了管桥，立管就朝我迎面倒下来。我一发现，顾不得多想，一下子从管桥旁边跳下去。在我落地的同时，二十来米长的立管也轰然落地，摔成了两截。看到这危险情景，当时参加二号井固井的工人都吓得吐舌头。

我正式调到克拉玛依来是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克拉玛依矿务局成立的前一天晚上。本来在矿务局成立前一个星期，我就接到了调令，但因为独山子62号井井况十分复杂，2.25的泥浆比重，还一直井塌，井的中下部位又有14°的“狗腿子”，完井作业十分困难，搞不好可使全井报废，我必须处理完后才走，以便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一直到八月三十一日凌晨把井固完后，才交了工作来到克拉玛依。那时的克拉玛依还是一片原始戈壁。有几座井架。在黑油山那里，有三幢木板房。一幢是马骥祥同志的办公室兼会议室和宿舍，一幢专家招待所兼伙房，还有一幢电话总机房。其它是几幢地窖和成片的帐篷。我来后就住在地窖里。地窖是严冬时搞起来的，里边用苇把子隔开，苇把子上糊些泥巴，很简陋。天气冷，要烧火取暖，一烧就冒烟，弄得地窖里乌烟瘴气，把人熏得受不了。烧起火来，墙上就开始流水，等你下班从井上回来后，流下的水就又冻成了冰，形成一排排的冰柱子，成了“水晶宫”。晚上睡觉时，水柱子融化，这里又成了“水帘洞”。就这样每个地窖里还住四五十个人。用水很紧张，那时候洗脸、洗脚、刷牙全是硫化氢水，恶臭难闻，但每天都用它，就慢慢地习惯了。一九五六年三月还好一些，

那年特别冷，积雪很厚，我们就化雪水洗脸、刷牙。吃水也是这样，搞些雪放进壶里融化，那是最好的水。蔬菜很缺，常是粉条炒海带，不少人因为常年吃不上蔬菜，闹得牙龈出血不止。

大风沙是对克拉玛依油田职工的又一种考验。矿务局成立的当天晚上就来了一场十二级的大风。那时克拉玛依已经调来很多人了，地窖不够住，大部分人都住在帐篷里。一场大风把帐篷撕成了布条条。红山嘴那里住着一些井队，赶他们从井上回来，帐篷、被褥全都刮没有了。到了十一月份，我们搬到现在克拉玛依二食堂附近的42幢房子，搬来的当天晚上又来了一场十二级大风，把对面一幢房子迎风那一面的窗户玻璃全部打烂。我们科有个技术员叫沈企敏，吓的光着脚，只穿着裤头背心跑到我的房子里来（我的房子在背风的一面，是间小伙房）。这次风给油田生产造成了很大危害。那时候井架梯子是个木头的，中拐有个井队的梯子刮出去有五、六公里。这次风造成二千多职工没有睡觉的地方。十一月份，天气已经寒冷，没办法，大家互相挤着睡，就连苏联顾问办公室的地下都睡满了人。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初期，住没有住的，吃没有蔬菜，喝没有可饮用的水，可以说根本就不具备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但是就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头，很少有哪个同志说过，克拉玛依苦的不行，赶快走吧。有很多同志喝硫化氢水喝的拉肚子，但没有影响过一天工作。大家一心一意地干，为的是摘掉我国落后、贫油的帽子，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人民日报一号召，四川、湖南、上海等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踊跃来到克拉玛依。解放军转业战士也一个团一个团地来到了克拉玛依。自治区党委

和人民政府对克拉玛依的支援是全力以赴的。修公路和矿区建设，全部由生产建设兵团承担。当时的克拉玛依到处都可以看到轰轰烈烈的大干社会主义的场面。

在油田的勘探初期，第一口井喷油后，对油田怎样评价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克拉玛依是几个孤立的小构造，而且大部分原油已从黑油山的露头跑掉了，只有一些残存油，所以应当上少数小型钻机来钻探。因为在新疆石油管理局的苏联顾问主要负责人持这种观点，所以这种意见占主要地位。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整个克拉玛依是一个大的单斜带，是一个含油区块，应当上足够数量的大钻机，进行大面积的钻探。一九五六年三月份，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康世恩同志带了一个有苏联地质专家安德列克参加的二十多人的工作组来到克拉玛依进行现场踏勘。工作组踏勘了克拉玛依和白碱滩、百口泉、乌尔禾，看完后回到乌鲁木齐开会。康世恩同志的看法同安德列克是一致的，认为克拉玛依是一个大的单斜，在这个大的单斜上应当是个油田，起码应当把红山嘴到乌尔禾当成一个二级构造带来对待。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制定了“撒大网，捕大鱼”的方针。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当时为了证明这个方针的正确性，首先在南黑油山和北黑油山之间打了一口井。这是个局部洼地，它存在的背景或基础还是在相对高的大单斜带上。但按照前一种论点，在这个低洼的地方应该没有油了，可是一打有油。接着就布置了八条大剖面。八条大剖面一甩开，几乎打一口出一口。首先是独山子矿务局把克拉玛依当成一个重点，一九五六年三月份就成立了克拉玛依钻探大队，由独山子矿务局钻井处领导。一九五六年五月份成立克拉玛依钻探处，由独

山子矿务局领导，处长是秦峰兼任，副处长是马骥祥。九月一日成立了克拉玛依矿务局，直接归管理局领导。克拉玛依形势发展很快，形势喜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新华社发表消息，不断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报告克拉玛依油田的钻探成果，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克拉玛依。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在自治区和石油部的具体领导下，克拉玛依油田各族职工喝着硫化氢水，艰苦创业，很快就拿下了这个油田。到了一九五七年底，红山嘴、白碱滩、百口泉、乌尔禾都见到了油。油田的整个轮廓，就出现在人们面前。一九五七年胡耀邦同志来克拉玛依视察时，油田的年产量就达到了七万吨。当时来讲，是新疆历史最高的产量。

克拉玛依油田从一九五五年发现，到一九五八年投入大规模开发，发展非常速速。但也暴露出来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油田开发初期，由于我们只顾忙于打井，对开发和管理好油田没有经验，二中区油田的开发设计、一区油田的开发设计、七东区油田的开发设计都是在莫斯科石油科学研究院搞的。他们把我们油层当成一个象教科书上一样的均质的大整块，简单地列直线，一条线一条线地搞行列注水。实践的结果证明，特别是一区、七东区非常不理想，和地下情况完全脱节。实际上我们的油层是窝窝堆积状的。在六十年代初期，石油企业已经开始学大庆。在大庆经验的启发下，我们决心“两论起家”，重新认识油田。当时我们打了一百多口资料井，取了一万多米岩芯。清楚认识油田以后，一九六三年准备，一九六四年组织了油田调整会战。针对克拉玛依油田的地下实际情况，把行列注水改为面积注水（一区）、弧线行列注水（七东区）、行列加点状注水（二中区）。从这时开

始，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设计就完全由我们自己来搞了。实践证明，我们的设计质量比苏联人的还要好。

油田调整会战是困难的时期进行的。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一直处在艰苦的条件下。一是克拉玛依没有水，没有草，连鸟儿也不飞的恶劣自然条件；二是油田发展速速，人员上得快，生活工作条件无法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所以克拉玛依的石油职工自始至终都在同艰苦做斗争。五十年代叫“艰苦创业”。那个时间不管怎么说，大家还都能吃饱肚子。到了六十年代我国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克拉玛依油田的石油职工碰到的困难更大，肚子也吃不饱。当时局党委为了保护职工的身体，规定晚十点钟必须离开办公室。当时是新疆时间，即北京时间十二点。并由机关党委负责同志到办公室检查。但是负责生产的几个部门，就是你再检查，也得到夜两点钟（即北京时间四点）才能回去睡觉。最难受的是中午，因为早晨那顿饭吃的不行，有时候只能吃一两个土豆，到了中午，机关干部都饿得扒在桌子上。就这样，没有那个人离开岗位。因为工作忙，我在家里每天早上走的早，孩子睡着见不上我，晚上回来的晚，孩子早睡着了，也见不上我，有时一个星期都不能和孩子说上一句话。孩子病了，没有时间给他们去看病，我都是在夜里挂急诊。五十年代，人们喝着硫化氢水，拉着肚子不下岗位；六十年代，人们饿着肚子扒在桌子上坚持工作而没有半点怨言，我们的干部、工人是最伟大的，他们最能吃苦，最能为党、为国家承担重任，最能为人民服务。人们为什么能这样干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石油工业落后，外国都说我们贫油，大家是决心要摘掉贫油和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特别是苏联

移交以后，大家还有另一个劲头，这就是：你在的时候，我干的可以；你走了，我们还要干的更好。

事实证明，五十年代我们艰苦创业干得不错，六十年代勒紧裤腰带，甩掉洋拐棍，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干得也很漂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从总体上来说，克拉玛依的工作是健康的。当然，从设备上来说，我们得不到很大的更新，这限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问题。但从办企业来讲，从指导思想来讲，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这一整套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左”的影响。反右派，把有些不是右派的人也反成了右派。那时候，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讲的是不唯成份论，实际上是唯成份论。还有个知识分子“交心”、“拔白旗”，把工程师以上的知识分子排成大队，敲锣打鼓到友谊馆大会上交出“黑心”换“红心”，太伤感情了。把好多很善于动脑筋的同志、技术干部，排斥到石油工人队伍之外，造成了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谨小慎微，领导说就干，领导不说就不敢干，思想受到束缚。还有个炼钢铁，把钻机停下来组织“钢铁师”、“钢铁团”，去砸石头，炼豆腐渣铁。连个“石油立标杆，钢铁插红旗”的口号都不能提，最后提出“倾家荡产，大办钢铁”。我们那时在夏子街、红旗坝、陆梁都上了井队，井打到半路都停下来去炼钢铁。这些地区一直到八〇年以后才陆续上去，贻误了整二十二年。这些“左”的影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左”的影响，登峰造极，油田职工虽然坚持了生产，坚持了团结，年年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企业管理制度、职工队伍的作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左”的影响极大地阻碍了克拉玛依油田的高速发展，这是永远要引以为戒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以来，肃清“左”的影响，医治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革机构，认真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使我们克拉玛依油田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回顾克拉玛依的历史，回顾新疆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深深感到经验是宝贵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五十年代艰苦创业的精神，六十年代勒紧腰带的精神。我们国家是个大国，经济比较落后，所以什么时候都要倡导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训就是“左”的东西害人不浅，必须要坚决肃清。回顾历史，再看看现在，我深深感到，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最好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真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放开手干。只要我们真正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十二大精神，我们新疆石油工业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发展。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克拉玛依

恢复油田青春的会战

——回忆六十年代初期克拉玛依油田调整工作

曹进奎

克拉玛依油田自一九五五年第一口探井出油，经过两年多的勘探和试采，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继续扩大勘探的同时，几个已经探明的区块——一区、二区、七区陆续投入开发，采取人工注水保持压力的办法，希望油田能长期高产稳产。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随着投入开发区域的扩大，原油产量大幅度上升：一九五八年三十三万吨，一九五九年九十八万吨，一九六〇年达到一百六十三点六万吨，为国民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

但是，油田投入开发不久，几个主要生产区块都出现了“两降一升”的情况：单井产量下降，地层压力下降，油气比上升，油田生产不能稳定。象比较早投入开发的二二区，到六〇年上半年，单井日产量由十五吨降到四点五吨，地层压力由八十七个大气压降低到七十四个大气压，油气比由五十立米/吨上升到三百立米/吨。一九五八年开始试生产、一九六〇年七月正式注水开发的一区，到一九六二年底，平均单

井日产量由八点五吨降到三点八三吨，油气比上升了将近三倍，全区的年产量由四十五点九六万吨下降到二十七点八四万吨。当时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象从钻井和其他方面抽调大批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加强“三队（采油队、注水队、修井队）两线（输水渠、输油管线）”，但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全油田原油产量不断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一年比一九六〇年降低了三分之一，年产一百零五万吨，一九六二年又降低到八十五点五万吨，出现了当时被称为：“油田局部恶化”的被动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有些悲观的同志发出慨叹：克拉玛依油田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也有人认为：克拉玛依油田只能开发二十年。作为油田的领导，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真可以说是“忧心如焚”。如果油田真的继续恶化下去，不仅给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给国内外敌人以口实，似乎我们真的没有本领开发好大油田。针对当时油田情况，石油工业部领导批评了我们在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之后一段时间内，违反科学开采油田的规律，采用放大油咀的办法，片面追求提高原油产量的错误，指示我们，搞天然油的“工作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要求我们从认识油层的特点开始，从地下实际情况出发，调整好油田。在油田党委领导下，全油田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持续数年之久的认识油层、改造油层、调整油田的会战。

二

油田调整工作是从重新认识油田开始的。